

通过经典阅读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与审美情怀

——以新闻与传播学科为例

骆正林

摘要：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密集的社会，新思想、新理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信息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光怪陆离。在信息高度商业化的时代，人们的阅读行为越来越快餐化、娱乐化，阅读行为变得日益表层、感性和功利。那些历代读书人追捧的经典，今天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冷落。缺乏“经典阅读”的大学本科教育将会割断与人类思想脉络的联系，最终必将伤害大学的人文气质和创新精神。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应该将“经典阅读”作为重要的教学手段，帮助本科生、研究生触摸到人类思想演变的脉络，进而提高学生们的理论水平、审美情怀和人文素养。

关键词：经典阅读；数字阅读；大学精神；人文精神；审美情怀

作者简介：骆正林，男，副教授，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5) 05-0112-07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极端密集的社会，新思想、新理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的思想空间就像一个杂乱的跑马场：前一波的模样还未端详清楚，后一波的东西已奔涌而来。当信息变成商品供人消费的时候，信息的形式变得更加光怪陆离，“阅读”成了像消费麦当劳一样的快餐行为。在有象牙塔之称的大学校园内，学生们的阅读行为日益变得表层、感性和功利，学生的知识空间不断被八卦新闻、心灵鸡汤等快餐占领，知识体系变得浮躁、零碎、不系统。那些历代读书人追捧的经典名著，今天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涸泽而渔、急功近利只会让大学更加褪去昔日的光辉，缺少“经典阅读”环节的大学本科教育将会毁掉大学的创新能力。从大学生综合素养和个性品质的培养来看，“经典阅读”已经成为大学校园亟待复兴的优良教学传统。

一、经典的含义和经典阅读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经典又称原典、元典，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春秋繁露》认为：“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现代“经典”是人们日常使用的一个词汇，词义比较宽泛、多元。百度百科认为“经典”有三种出处：一是指儒家典范，如唐朝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指出：“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二是指宗教典籍，如《圣经》、《古兰经》、《大藏经》等；三是指文献典籍，如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司马迁《史记》等。本文中的经典主要指在人类文明发展和专业学科领域中产生过重大影响，能够被历代读书人潜心阅读、被研究者反复引用的有价值的书籍。经典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性阐释的结合，是对各民族的思想追求和审美极限的超越。

新媒体时代给人们带来了 many 新奇的阅读体验，消遣阅读、数字化阅读代替了经典阅读和纸本阅读，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兴趣更加多样化。但是，数字阅读有着强烈的商业背景，阅读内容紧跟物

质世界和现象世界，读者容易在浮躁和破碎的信息中丢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权。钱理群先生认为：“网络阅读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缺乏深度，会导致人的精神的平庸化；另一个是网络阅读是群体性的，缺乏个体性、个人性的阅读，容易趋向潮流，容易被时髦所裹挟，这就需要经典阅读。经典阅读的最大特点是深度阅读，而且是人性化、个人化的阅读。也就是说不同读者对于经典有不同的进入方式，因此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发挥。”^[1]王蒙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阅读“过分的便捷化、舒适化、趣味化、碎片化，绝对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灾难”。^[1]和传统纸本阅读相比，数字阅读容易产生视觉疲劳，阅读的持续性和耐力会下降。“数字阅读容易使读者，甚至要求读者迅速地在各种信息之间跳转，不要在同一信息上停留过多时间，要求读者尽可能地消费信息。”^[2]

经典阅读是深度阅读，需要读者集中精力，持续专注书本。密尔顿认为，书籍“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3]经典阅读因为不适应电子介质上的零碎化、快餐化的阅读要求，所以经典被“高搁蒙尘”的现象正在呈蔓延趋势。没有经典阅读就不可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没有经典阅读更难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与国际顶尖大学的深厚积淀相比，我们在学术大师、原始创新、办学资源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4]大师培养、学术创新必须首先从阅读经典开始。国外著名大学在网上开设了很多公开课，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等，这些公开课都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的经典名著。在心理学、社会学、欧洲史、美国历史与建国等课程的教学，教师教学的大量内容不是来自自编的教材，而是直接来源于学科的经典著作。

本世纪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名校，都在积极推动探索双语教学，鼓励师生使用国外原版教材。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了“回归原典”的教学思路，鼓励教师将经典编写进教材，引导学生学习经典的名篇和原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近年更是大力探索经典教学模式，在国内率先成建制、大规模、有系统地开设经典类课程，在哲学专业、国学专业方向和宗教专业三个方面搭建经典课程平台，总共开设了60余门以经典著作为基础的课程。从国内外高校经典阅读、经典教学的效果来看，阅读经典应当成为我国大学人文社科各专业教学的重要教学手段。

二、经典阅读和大学生人文素养与审美情怀的培养

很多大学生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总被用人单位戏称为“学生样”、“学生腔”。究其原因，是因为学生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即人们俗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理论功底比较浅薄、人文精神尚未确立。经典凝聚着历代精英对未知世界的深入探究和持续思考，当代大学生只有从浮躁的尘世中解脱出来、冷静下来，认真和历代思想家们作思想上、精神上的交流，才能触摸到人类思想演变的脉络，才能在校内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审美情怀和人文素养。“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胸有诗书的学生走向社会的时候，才能有独立的分析能力、批判能力和反思能力。

（一）单纯依赖教科书教学，容易使大学教育蜕变成职业教育

目前，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学主要依赖教科书。教科书教学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学生涉猎更多的专业知识，也能够迅速帮学生建构起专业知识体系。但是，大学教育单纯依靠教科书，容易将神圣的大学教育职业化。

首先，教科书偏重知识性传授，大学教学过度依赖教科书，会导致学生失去对专业理论内涵的理解。华东师大文学院张岩泉指出：“现在的中文专业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不少人的中文基本技能实在太差，不读经典、不搞创作，甚至没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考。”^[5]很多本科生、研究生普遍缺乏经典阅读体验，他们只是在一些概论课、通史课中知道些名著的作者，绝大多数同学连最起码的经典都没碰过。教材对专业知识的建构是浓缩的、概貌的，甚至是教条的，它没有办法对各种专业理论进行深入剖析。

学生如果仅仅满足于教材知识的学习,他们的大脑顶多会输入些专业概念,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深刻的理论思辨能力。没有足够专业知识基础的学生碰到具体问题时往往会不明就理,有时虽侃侃而谈,貌似有理,实则大而化之,缺乏稳固的理论支撑;有时畏首畏尾,不敢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完全处于茫然的状态。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是道德的高地。如果大学教育紧跟时尚随波逐流,大学教育只会沦为简单的职业培训。大学只有回归经典、关注人文,才能捍卫“象牙塔”的高贵身份,才能维护“阳春白雪”的优雅形象。

其次,国内的教科书水平参差不齐,滥竽充数者不在少数。因为教材拥有稳定的发行市场,所以很多出版社更加青睐教材的出版。一些教材是在出版社牵头和资助下编写完成的,出版社聘请某位或某几位知名专家任主编,然后拼凑一班作者队伍,分章节下达指标,在规定时间内匆忙完成任务。一些标榜“填补空白”、“集体智慧”、“内容创新”的教材,实质成为主编与出版社利益同盟的“山寨”品。这些教材表面看起来体系完整,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暴露出很多问题:一是知识模块结构僵化,缺乏清晰的、系统的逻辑性;二是编写过程中职责不明,同本教材的前后章节南腔北调、风格各异;三是对经典理论浅尝辄止,编著者将各自独立的思想和意见截取、抽象,分门别类塞入知识的框架中,难以呈现专业思想的演进过程;四是很多教材带着建构理论体系的冲动,序言中信誓旦旦,实质却是内容单一、空泛,严重脱离实际;少数教材话语风格粗俗陈旧,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理应从研习经典中获取知识的营养,以此来弥补教材教学留下的知识缺憾。

(二) 经典阅读可以将学生的思想汇入人文思想的矿脉

经典是前人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具有稳定性和象征性的文化价值,是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中外每个知识领域都有自己的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大学生阅读经典著作可以通过思想寻根、知识寻根,“看一看今天这些貌似十分时尚潮流的新东西,究竟是怎样从思想史的旧土壤里一步一步地生发出来的。”^[6]人类文明不是当代人的“平地起高楼”,而是世世代代人的思想接力和成果接力。经典著作是填充在时空坐标上的思想矿脉,是人类走出蛮荒时代后思想成果的有机整合。阅读经典可以让大学生在思想矿脉中找到自我思想的根源,进而能够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我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南京大学张一兵指出:“从光怪陆离的新东西里抬起头来,认真补上早先的一些重要思想史环节,实现一种具备历史感的纵向思维和眼光,将是当前学界这一类前沿性研究中首先必须完成的基础性工作。”^{[6](1)}这不仅是对研究者的提醒,更是对本科生、研究生的忠告。进入大学校园的知识青年,如果只是这儿瞄一下、那儿瞥一眼,那么我们的知识体系将是支离破碎、模糊朦胧的。只有排除功利阅读的心理,学生们才能深入到人类思想的源头,系统接受人类思想史的浸润;只有从一门学科的视角深入经典内部进行系统阅读,最终才能达到一门深入、触类旁通,达到“集人类既往智慧服务于自我的发展”的目标。

(三) 经典阅读可以让学生获得一双睿智、审美的眼睛

经典具有原创性和震撼力,是个体精神与艺术原创的结晶。经典是公众话语与个体言语、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各个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像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通过创立德国古典哲学奠定了德国的思想地位,并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准备了一大源头。康德的著作让他声名远扬,“而且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名气就已经超越了德国国界。”^[7]而“从黑格尔开始,并且也通过黑格尔,历史哲学以及哲学史都在哲学的王国里占据了重要地位。”^{[7](333)}经典著作是人类思想的接力,是社会文化的传承,同样具有长远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经典阅读可以让学生获得一双睿智审美的眼睛,这样他们就可以缩短在黑暗中探索真理的路程,可以培养他们海纳百川的胸怀和面向世界的目光。大学生通过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进而可以滋养、壮大和发展他们的心智。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很多学校的人文社科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传授,学生在课程学习中难以得到审美情怀的熏陶和人文精神的引导。经典被冷落、被流失,必然会导致人的精神流失和人

生苍白。阅读经典可以激发学生陶冶个体的情趣，修炼健康的人格，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蒋方舟曾这样描述她的求学体验：在“清华大学的求学阶段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画面是：一天，天气很差，风雨如晦。古代文学的课堂，老师带着同学们一遍一遍地阅读《春江花月夜》，没有理论、没有评论，只是一遍一遍地读。”^[5]经典有时不靠语言来阐释，而是靠用心去感悟；拥抱经典才能打开智慧的大门，才能真正寻找到经世致用的良方。

三、新闻与传播专业经典阅读的基本路径与阅读原则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需要其他各门知识作补充。很显然，在媒体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他们除了具有新闻传播知识外，还必须具备必要的经济学知识。国外学者认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它尚未成为一个制度化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在我国，“大众传播是以一个巨大产业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和个人行为现象，纵跨多门学科，横贯多个领域。”^[8]新闻传播与现实世界联系紧密，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如果没有社会学知识，没有人文功底，就很容易陷入表象的世界，最终导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新闻传播教学推广经典阅读，可以提高学生敏锐的观察力、欣赏力和判断力，发展学生富有个性的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最终使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一）新闻传播专业经典阅读的基本路径

传媒是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但大众文化目前正面临着诸多讨伐。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传媒正在大规模地生产通俗文化符号，这些符号不断改写我们的生活经验，置换我们业已熟悉的经验世界。“以追求审美化和欲望审美化为旨趣的大众文化已经形成泛化的审美或审美的泛化。”^[9]人类的价值观、审美观正在发生蜕变，一些高品位的审美活动被“祛魅化”和边缘化。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10]新闻媒体既是信息传播的载体，也是艺术作品展示的舞台，习总书记对文艺的要求，相当程度是对传媒界的要求。

“阅读在本质上和骨子里是阅读社会、阅读时代、阅读人生。”^[11]新闻传播需要关注社会，需要记录历史，因此，传媒人才必须要具备崇高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高校是传媒人才的培养基地，传媒人才是否具有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将直接影响到新闻传媒的未来发展。因此，根据传媒发展的现实需要，新闻传播专业经典阅读可以分以下及各步骤进行（如下图）。



图1 新闻传播专业经典阅读的基本路径

经典阅读要想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专业教师应该做好积极的引导工作。第一步,新闻传播教学单位应该制订严格、规范、系统的经典阅读计划,最好能够将经典阅读纳入专业教学大纲,这样才能使经典阅读在目标上更明确、方法上更自觉,教学上更系统,保障上更全面。第二步,根据专业培养标准和教学大纲制订经典选择标准,选择系列经典形成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提高学生经典阅读的时间效率和理论价值。第三步,根据经典选择标准确立学生阅读的书目,同时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必要的辅助阅读材料,帮助学生了解经典著作所涉及到的背景资料,力争让学生用最节省的时间涉猎最广泛的人文社科知识。第四步,按照由浅入深、由泛到精的次序组织学生系统阅读经典,打破课内与课外的界限,引导学生将大量课余时间用于经典阅读。学生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思考题,帮助学生梳理经典所涉及的理论背景。第五步,组织读书会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同时邀请专家对经典的背景和内涵进行讲解,帮助学生把握经典名著所凝聚的思想内涵。通过专家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对话,营造一个阐释、解读经典的自由空间,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思辨能力。第六步,鼓励学生撰写经典著作的书评,或者运用经典解释现实问题,传媒院系应该创造条件发表、出版学生的学习成果,最终形成专业教学的特色成果。

(二) 新闻传播专业经典阅读的主要范畴

国外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一直重视跨学科学习,新闻传播研究也在跨学科的范畴内进行。“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科学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变迁,融入社会科学研究,并逐渐发展出以社会科学为主要基础、以跨学科的传播学为主流的教育模式,学科领域和教学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新闻专才而转向传播通才,现今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新闻、广告、公关等所有的传播领域。”^[12]国内很多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仅仅满足于教材上的描述性知识,或者忙于校外从事所谓的“社会实践”,结果在迷迷糊糊、忙忙碌碌中虚度了大学时光。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要想未来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必须要在校园内加强对经典名著的阅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需要阅读的经典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人类发展史上积累的文史经典、社会经典;二是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积累的具有专业特色的经典书籍。在人文经典方面,应该要选择具有丰厚文化积淀和人文内涵的文献;在专业经典方面,应该选择对专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书籍。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阅读的经典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五个序列,具体内容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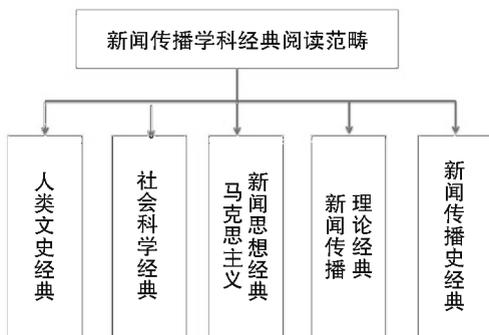


图2 新闻传播专业经典阅读的主要范畴

新闻传播专业是一个综合性特色较为明显的一个专业门类,它的教学不可能是封闭的、肤浅的知识传授或思想规训。根据上图所示,新闻传播专业经典阅读包括这样五个部分:(1)人类文史经典。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一些经典最终成为了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它们均不同程度帮助人类解决了一些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如中国的《史记》、《论语》、《古文观止》,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等等。教师在布置学生阅读文史经典前,应该推荐学生通读中外通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等书籍。(2)社会科学经典。人文科学侧重从整体、宏观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科学更加倾向于用准确、微观的证据来探究各种社会现象。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科学更加自觉地吸收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不断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用的

社会科学，它需要吸收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成果来丰富新闻传播学科的内涵，如人类学、心理学、信息学、社会学等等。因此，新闻传播专业的同学需要阅读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社科经典书目。(3)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经典。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很多论述新闻理论、新闻工作的经典文献，如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报刊检查令》、列宁的《怎么办》等等。为了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还可以推荐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著作，如陈力丹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等。(4) 新闻传播理论经典。“学术思想究其本质而言是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记忆”，^[13]这种记忆在不断完善、修正、润湿、削减中，逐渐建构起一个学科的知识疆域和精神领地。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阅读新闻传播理论经典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这方面的著作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文学科、社会学思想家论新闻传播现象或与新闻传播有联系的经典作品，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居伊·波德的《景观社会》、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等；第二部分是新闻传播领域的专业经典，如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施拉姆的《传媒的四种理论》、卡茨的《媒介事件》、李普曼的《舆论学》等。(5) 新闻传播史类经典。费孝通认为“一个动物和时间的接触，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而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累积。”^[14]“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时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14](21)}读史可以明智，人类拒绝读史就等于丧失了记忆，如果人类从时间的轴上抽离出来，人类的发展也就停止了。因此，新闻传播学子不仅应该阅读人类通史，还应该阅读专业发展史。新闻传播专业发展史，国外著作主要有罗杰斯的《传播学史》、埃默里父子的《美国新闻史》等著作；国内的有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等。

(三) 新闻传播专业经典阅读的基本原则

经典阅读是灵魂之壮游，智慧之攀登，不是效率低下的海中捞月、沙滩淘金。经典阅读的目的是要拆除学生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围墙，让初学者一开始就能接触到原汁原味的经典文本，触摸到人类理论的原初形态。经典阅读要想取得满意的效果，必须要遵循一系列的阅读原则。

首先，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经典阅读最好从历史著作开始，因为历史著作有人物、有故事、有思想，能够在生动具体的氛围中传递知识。如果一上来就让学生接触高深的理论原著，会让初学者产生畏惧心理，进而滋生出厌烦心理。如余英时、唐德刚等人撰写的中国历史，埃默里父子撰写的美国新闻史等，大家们撰写的史论著作与一般教科书不同，他们能够开阔学生们的学术视野，增强学生们的人文素养，更能让学生强化严谨的学术训练。当学生们从历史著作中获得人类通史知识、学术史知识后，教育者再按照学术史、专业史的发展状况，向学生循序渐进地推荐其他经典。

其次，经典阅读要有世界眼光。经典阅读要将世界眼光与本土意识结合起来，构建一个中西文化对话的平台。过去台湾学美国、大陆学苏联，学得都比较单一、机械，今天的“世界眼光”需要学生关注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被引进到中国，学术界从中获得了一系列概念、观点和理论，进而对中国传统的新闻业务、新闻理论、经营方式进行了改造。但是仅有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理论是不够的，中国的学生还要阅读欧洲批判学派的一些经典作品，这样才会和国外传播学形成跨时空的、全面的、完整的对话。当然，当我们带着宽容、开放的胸襟吸纳人类智慧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土壤和本土话语语境，在提高学生的国际视野的同时不断提高他们的诗性的智慧，展示当代学生胸怀古今、放眼中外的恢弘气魄。

再次，要学会从经典中提取概念。应该说中西文化传统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哲学关注的焦点，在于追寻客观的‘知识’；中国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于寻求合理的行动。”^[15]中国文化注重直觉的智慧，

注重宏观轮廓的建构,缺少细部的探究,因此,常常导致“见林不见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国的文人论证常用演绎法,采取宏观思维以大见小或者是诉诸权威,很多著作中有结论、有洞见,却很少交代推论、推理的过程。西方从文艺复兴以后,社会科学研究逐渐从自然科学中借鉴“科学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更加注重逻辑论证,通过概念、证据、推理,达到“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往往采用归纳法,通过严格的逻辑推论,以小见大,但有时也会出现“见树不见林”的缺憾。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掌握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能够全面地、深入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能够更好地通过信息传播促进人类发展。因此,同学们在阅读经典的时候,要注重从经典中提炼出有用的概念,掌握足够多的学术词汇,然后才能用经典中的概念、词汇,描绘、分析、解释当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第四,在经典阅读中强化思维训练。教师应该提供作者的生平事迹、名著的生产背景、文本的结构框架等背景知识,释放经典文本的精神和思想魅力。教师还要引导学生进入问题论域,开掘文本中隐藏的深刻思想和真实意蕴,领略大家思想的孕育、诞生和发展的细部,让学生从内心深处生发对理论的温情和敬意。在反复的经典研读中,学生们跟随名家的思维获得思想的启迪,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悟出专业学习的道理,丰富学生对人类情感和生存智慧的体验和把握,进而提升分析、反思、批判和创新的能力和智慧。

第五,在经典阅读中保持主体的不断回归。经典阅读能够引领学生进入人类的精神山脉,能够从经典作家那里获得精神营养,参阅更多的精彩人生,进而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但是,学生在阅读经典中一定要树立一种“回归”意识。经典阅读的范围可以是广泛的、跨学科的,可以在学科的交界面上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但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在阅读经典时不能泛滥无归,要学会将人类思想的精华引入新闻传播领域,用以阐释新闻传播领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其次,本科生、研究生在阅读经典的时候,要有清晰的自我意识、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很多同学在看名家作品的时候,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看谁的著作就容易跟谁走”,把自己整个地沉溺在别人的精神世界。经典阅读要提倡学生“回归自己”,通过必要的问题意识,将自己拉回现实世界,利用名家的观点发展自己的理论,最终利用“先哲雅言”构建起自我独立的价值体系。

参考文献:

- [1] 当经典阅读遇上新媒体时代 [EB/OL]. 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a/20140926/42089845_0_shtm, 2014-9-30.
- [2] 李新祥. 阅读行为数字化嬗变的个体影响研究 [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4 (3): 28.
- [3] [英] 密尔顿. 论出版自由 [M]. 吴之椿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 5.
- [4] 找准新一轮教育改革突破口 [N]. 人民日报, 2013-11-14 (18).
- [5] 中文专业遭遇生存困扰 [N]. 春城晚报, 2012-11-16 (A16).
- [6] 张一兵. 代译序: 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A]. [法]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 [M]. 王昭凤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
- [7] [德] 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 世界哲学史 [M]. 吕叔君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277.
- [8] 潘忠党. 总序 [A]. [美] 简宁斯·布莱恩特, 道尔夫·兹尔曼. 媒介效果: 理论与研究前沿 [M]. 石义彬, 彭彪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5.
- [9] 吴子林. 回归原典的理论诉求 [EB/OL]. 新浪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40927b010152at.html, 2014-9-30.
- [10]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EB/OL].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15/c_1112840544.html, 2014-10-15.
- [11] 阅读, 是灵魂的壮游 [N]. 人民日报. 2014-11-3 (5).
- [12] 辛欣, 雷跃捷等.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研究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172.
- [13] 胡翼青. 传播学科的奠定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 11.
- [14]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20.
- [15] 黄光国. 社会科学的理路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1.